

我的岳父赫鲁晓夫

阿·朱别伊 著
武喜春 译



361
022
050

我的岳父赫鲁晓夫

[苏]阿·阿朱别伊著

武喜春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我的岳父赫鲁晓夫

〔苏〕阿·阿朱别伊著

武喜春译

责任编辑 管黔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7,125印张 152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60册

ISBN7-215-00589-5/K·130

定价 2.35元

译者的话

这是由阿朱别伊撰写的一本关于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阿朱别伊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曾任《共青团真理报》总编辑和《消息报》总编辑。此外他又是赫鲁晓夫的女婿，长期和赫鲁晓夫一家生活在一起。赫鲁晓夫很喜欢他，无论看戏、度假、在国内视察或出国访问总带着他，因此他对赫鲁晓夫非常熟悉。他写的回忆录实际上是他的见闻录。在这本书中还附有赫鲁晓夫的夫人尼娜·彼得罗芙娜写的她和赫鲁晓夫的早年生活和赫鲁晓夫被迫退休后晚年生活情况的两段回忆录。

赫鲁晓夫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经历了从十月革命到60年代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读了这本书，你就会对他从一个牧童逐渐成长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一漫

长的经历，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没有斯大林的提拔，他断然达不到那样的高位。斯大林信任他，他和斯大林没有矛盾，但是到了1956年，他却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的秘密报告震撼了全世界，他的行为令人费解，并引起了非议，他曾被说成是“阴谋家”和“野心家”、“修正主义的头子”，很多人也被弄得糊里糊涂。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善良的读者不了解事实真相，不了解斯大林时代。作者不吝笔墨，向读者介绍了在斯大林时代发生的很多案件和事件，其中有列宁格勒案、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别墅侍从案、基洛夫遇害案、斯大林夫人死亡之谜、斯大林夫人的妹丈被处决、科肖尔夫人被处决、莫洛托夫夫人和加里宁夫人的遭遇、苏共“十七大”的情况……读了这本书，你就会从一个侧面对斯大林时代获得新的认识。书中还介绍了秘密报告产生前后的一些情况，这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对研究苏共党史和赫鲁晓夫其人是不无参考价值的。在这本书里，阿朱别伊讲述了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的关系。作者多次见过贝利亚，听过他的演说，坐过他的汽车。贝利亚口齿伶俐，能说会道，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阴险毒辣，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这本书里写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智擒贝利亚的经过。

阿朱别伊在其回忆录中还谈到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留下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外交家的形象，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却成了7人反党集团的成员，并被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党籍也被开除了。当年一些天真的人曾以为，他会东山再起，但是从此他却一蹶不振了，只是到了契尔年科执政时，才给他恢复了党籍。但是阿朱别伊对这件事情提

出了异议。那么莫洛托夫究竟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呢？还有那位马林科夫也是一个谜。他是列宁的外甥，家庭出身好，长期在斯大林办公室工作。在赫鲁晓夫的同事中间，他显得年轻能干，而且长了一幅慈祥友善的面孔，给人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印象。斯大林去世后，他成了当然的接班人，但是不久他就被挤到一边去了。当年很多人同情他，认为马林科夫年轻，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斗不过赫鲁晓夫。如果谈到斗争经验，赫鲁晓夫是要比马林科夫老练，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读了这本书，你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不会茫然了。

阿朱别伊在其回忆录中还讲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小事情。他讲到了斯大林的头发。我们在照片上和画像上看到，斯大林头上长着浓密整齐的头发，但是阿朱别伊说，1950年他在近处看到过斯大林。他看到的斯大林使他感到震惊，他发现了超级秘密……另外阿朱别伊还谈到了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敲桌子。这件事在全世界流传很广。不久以前还有人写文章谈到了赫鲁晓夫在联合国用皮鞋敲桌子。读了阿朱别伊的回忆录，你就会了解“皮鞋外交”的真相。

赫鲁晓夫具有非凡的意志、勇气、抱负和想象力。正是这些东西使得他比他的所有的同事和他的继承人都要高出一筹。在他执政期间，他曾经出访过很多国家，他妥善处理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理智和责任感。他曾经出访美国，寻求停止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结束冷战的途径。他曾经两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说。他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120万。世界舆论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美国的陶普曼教授把赫鲁晓夫、肯尼迪、罗马23世教皇这三个人的活动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

是：尽管这三个人的信仰不同，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干很多事情，但是他们都很想使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

赫鲁晓夫坚信，他的孙子们将要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他希望苏联人民会有一个美好的世界。他关心苏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关心居民的住宅建设，号召垦荒，努力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粮食。他关心苏联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他是苏联宇航事业的组织者。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联的各项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他最先提出了苏联体制改革的主张。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肯定了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现在苏联舆论界称赫鲁晓夫是改革者的先驱。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赫鲁晓夫也有缺点和错误。阿朱别伊在本书中也多次谈到了这些方面。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突然赶下了台。此后他住在莫斯科附近的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村的一座国家别墅内，1971年9月病逝。苏联没有为他举行国葬。按照当时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他被当作一个普通公民被埋葬在新圣母公墓。显然这是有意让人们把他忘掉。但是人民怀念他，因为他为他的人民干过很多好事。他曾为千百万无辜受害者平了反，仅这一件事情，他就应该流芳百世。他死后并不寂寞，经常有人在他的墓前凭吊，献上束束鲜花。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曾得到丁树杞、叶芳来、黎缙堂、陈序阶、王明元、吕端、史瑞祥等同志和苏联专家阿·安·米申基娜的帮助，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的岳父赫鲁晓夫

阿·阿朱别伊

我和妻子在我们的好朋友家里迎接了1966年新年的到来。他们家的窗子正对着伏龙芝沿河街。冰雪覆盖的莫斯科河、高尔基文化公园里冰冻的林荫道的全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林荫道上滑冰者的身影不断闪过。串串华灯齐放，争奇斗艳，一个巨大的光怪陆离的光环大放异彩。然而在库涅斯特内花园里却是一片黑暗，它与城市的瑰丽辉煌景象很不协调。光明与黑暗宛如善与恶的神话故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完全象征着我们当时的心情。那时我们正期待着克里姆林宫的大自鸣钟敲12点。

一列沉重的火车正在通过奥克陆日大桥。我总是对那些在节日里还在工作的人怀着同情的心情。新闻工作者在节假日值班是常事。那天晚上，

我们《消息报》的同事们会拿着各版的校样找另一位总编辑签字。现在每逢节日夜晚，我就成了闲人了。

几乎快黎明时，来了几位迟到的客人：一个是著名演员和他的夫人，另一个是有高级军衔的军人。女士们在男人的帮助下，反复数了这个军人肩章上有几颗星，最后断定他是一位上将。

“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和这位将军刚刚认识，虽然时间不长，但这已经是去年的事了，请大家多关照。”演员只介绍了军人的名字和父名，他没有再说下去。可能这就是他知道的关于这个军人的全部情况。

这位将军接受别人的建议，欣然同意在这里玩个通宵。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简单。显然，他虽然来到一个陌生人家，但他并不感到拘束。在欢度新年之际，所有的人仿佛都很善良、聪明、友好，仿佛他们都是朋友。客人一下就喜欢上我的朋友——这家的主人了。我的朋友身材高大，说话声音不高，但却很真诚。他组织宴会的才能尤其值得称道。他能使我们这些非常困乏的人依然兴致很高。他象一个有经验的烧火工，一直让炉火烧得通红。

在生活中，有多少次这样的宴会都一闪而过。在那些意味深长的谈话中，我们不知说了多少话。除掉那些在生活的重压下沉到底层的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愿望之外，而今这些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我们这些人却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一直说呀说呀，说个不停。尽管我们心里明白，瀑布似的谈话和尼亚加拉瀑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确实，如果没有这位将军，那次新年之夜所谈的话也许已忘到九霄云外。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从什么时候起他和主

人都提高了嗓门。从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中，我听出来，他们谈的是关于赫鲁晓夫被免职的问题以及由此出现的情况。

“我告诉你，这10年是我国历史上遭受损失的10年，是可咀咒的10年。”将军几乎要喊叫起来，“你赶快把这10年忘掉吧，要不然你就得请求原谅。到那时，人们也就不相信你了。”

主人反对客人的意见，客人大为不悦。他开始扣纽扣，拽住演员的肩膀说：“咱们走吧！这伙人根本不会让我高兴。”

那位演员用清秀的手掌捂着眼睛。仿佛正在打盹，但是我看到他的颧骨不住地颤动，面孔绷得紧紧的。我认识他，当年我们曾一起在戏剧专科学校学习，而且我知道，他的脾气很暴躁。如果他发起脾气来，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站起来心平气和，彬彬有礼，很得体地说：“将军，可是我认为这10年是伟大的10年。我们和您对这10年的估价不同，这不要紧。每个人都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您为什么不让我们的主人有这种权利呢？”

从1954年到1964年，这几乎没有人提到过的10年究竟怎么样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大国人民劳动和生活的10年吗？在这10年中发生了几十亿件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各种各样的情况，关系到几百万人的命运。因为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有人竟然令人惊异地坚持要把这10年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除掉呢？好象在这10年里有什么错误。其实，要抹掉那10年的历史并不那么简单。这并非一两个人所能办得到的。即使他们是万能的人，难道他们能把一些名字、事实、数字和对比从所有的

书籍和电影中剪掉吗？

多年来没有人提到过赫鲁晓夫的名字。对赫鲁晓夫名字的沉默不仅是完全的沉默，而且是恶意的沉默。一些天真的人认为，对于赫鲁晓夫所从事的党和国家活动的否定评价是这种沉默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在另一方面：当年他敢于触动的行政官僚制度显示了力量。正是这个行政官僚制度对他毫不留情，并向未来发出警告：“不许触动我们！”

任何最精确的计算机也无法计算出在那不很平静和不很简单的10年里我国所取得的无可争议的成就。有的人想用黑笔和玫瑰色的红笔再造那10年的历史以及过去70年的历史，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诞的。

合情合理地思考问题的理性时刻到了。一切思想健康的人都要求：把人民的历史还给人民！不理睬这一要求是错误的。人民的历史必然要还给人民，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以及一切事件的目击者和参加者的共同努力。在这个自我觉醒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找一个地方，能客观地分析赫鲁晓夫执政10年的功过和是非。

忘记过去是危险的。我们知道，“忘却”和“停滞”是近义词。可以粉碎，而且必须粉碎它们后面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牺牲和痛苦是不行的，而且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当今之世，正象苏共二十大后那些遥远的年代一样，幸福和忧愁是邻居。我的同代人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与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连。我的大多数朋友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其中有纳捷拉·格奥尔基耶芙

娜·洛尔德吉帕尼泽和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萨任。我知道那位把新婚的将军从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拉到纳捷拉和维克托家里来的演员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仍然忠于自己青年时代的观点。

我们的那家朋友象从前一样仍然住在伏龙芝沿河街。他们的女儿娜塔莎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已经出嫁。我们的三个孩子也都长成大人了。开迎接1966年新年晚会的时候，他们都在安祥地睡觉，不知道上辈人进行的争论。他们经常问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和在不久以前，在我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应当给他们讲一讲。

现在回首往事，我不责备自己没有记详细的笔记和日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耸人听闻的内幕新闻，这只是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录。他最初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后来在没有人提到过的那些年，他曾经在《消息报》工作。

我的“日记”就是我的记忆和一些报纸杂志的合订本。在这些报纸、杂志的合订本里有我的观点和兴趣。如果认为我会摆脱自己的观点，那是幼稚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将根据客观事实来写。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伏依教导《共青团真理报》青年记者们说：“真实，犹如矿上的灰尘，应当渗透到记者们的血液中。”他接着说：“在第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期间，我奉命到列宁格勒采访一位工人代表候选人。我来到彼得堡，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在他家喝了茶，认识了他们一家人。当这篇特写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刊载之后，我给他寄了一份，并作了赠阅签名。我收到一封复信，上面写道：“记者同志，你写得基本真实，但是有一点不真

实。您为什么让我在镜子前面梳头发呢？难道您没有看见我的头已经秃了吗？”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颇有感慨地说：

“我的兄弟们，不要把梳子变成我们这个行业的挖战壕用的土木工具。”

我认为遵守另外一条规则也很重要。这就是不应当用我们现在的概念和标准判断过去的事情。我们忘记了，那些事情是在当时、当地发生的，而不是在此时此地发生的；我们也忘记了，没有比不切合实际的叹息更徒然无益了。“唉呀，如果……”当我们中间的很多人感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在逐渐减小，裹足不前就要导致后退时，人们已能够猜出它的各种原因。当时已显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可是我们却束手无策。我们是抱怨我们自己，也就是抱怨我们这些捍卫苏共二十大事业的人呢，还是坦诚地说，我们没有力量坚持自己的观点呢？难道我们能把某种东西归罪于我们乐于调和、妥协，乐于过舒适安逸的生活这种坏习惯吗？难道我们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说成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的唯一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吗？这是最简单最方便的办法。我之所以说它简单和方便，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对各种事情意味深长地耸耸肩膀。

我们将避免使用这些方法。现在，透明度不仅明显增加了它的意义，加强了人的责任感，而且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唉，往往是那些在任何时代都没有遭受重大损失的人最容易迅速地宣布真理。

我对我的儿子们说：“是的，我们错了。我们之所以错了，是因为我们断绝了与别人的联系，而且由于知识分子的自我限制。我们没有象结成一伙的上层官僚那样行动。”我

常常向我的儿子们说：“不要责备那些来不及干什么事情的人，不要妨碍正在完成自己工作的人，重要的是，你要抓紧时间完成你应当完成的工作。”

1987年夏天，在庆祝《消息报》发刊70周年时，我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而且还进入了主席团。对离开《消息报》20年之后的我来说，这天成了一个节日。那天晚上，我又看到了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在发行量很大的《消息报记者报》上，刊登了从前的报社工作人员撰写的短文，其中也有我写的短文。下面就是我写的话：

“报纸读者明天将要知道的事情，报社的工作人员今天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生活是由不断的工作组成的。他们花费的力气比想要花费的大得多。在《消息报》的节日里，我想起了那些现在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同志。他们完全应该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很想列举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不能这样做。这个名单，令人沉痛，而且太长了。

“我没有和亚历山大·鲍文同时在报社工作过，但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或者是他们，或者是我们，这里没有提第三者，那些想躲藏在后备管里的人感受不到职业新闻记者的幸福。我之所以讲这一点是因为在30年前，我们做的“第一次尝试”——出版了《消息报记者报》，并非完全没有成效。也许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原来的岗位上推开了，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党的原则性、民主性和公开性的立场上，如果我们不混淆职务和服务的

界限，我们就会明白，报纸能够干什么，我们的职业力量有多大。

“我们怎能不羡慕今天还在办《消息报》的人呢？他们有进攻的经验，而且处在一个不允许萎靡不振、缓慢落后的时代。”

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倒退有时是从微小的、不易察觉的事情上开始的。后来当这种倒退的趋势已无法改变时，你才明白，这是长期退潮。按照上帝所赋予的时限，一个人整个一生的时间也许还不够这个退潮的时间。在我国历史中就能找到很多例子。苏共二十大为在斯大林暴政下千千万万无辜的受害者恢复了名誉，对于那些牺牲者来说，反正都一样，一切都无所谓了。我们是否建立我们答应建立的纪念碑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无所谓呢？为了履行我们的意志，确立我们的理想，我们也需要建立纪念碑。违反别人的意志建立纪念碑是危险的，这样的纪念碑很容易从纪念碑的台座上飞掉。

在那次《消息报》70周年纪念晚会上，一位熟悉的文学家说：“我们还算幸运，我们是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干的，希望在苏共二十七大大后，我们还能来得及干点什么事情。”

我们两人都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人，他们对当前的情况感到遗憾。他们遗憾的是，赫鲁晓夫那一代人还没有死完。他们仍然幻想出现一个“铁腕人物”，梦想强权政治。在这种强权政治中，他们能找到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对这种情况丝毫不感到奇怪，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当年托洛茨基分子曾经反复断言：没有什么比民

主更反动的东西了。也许那位新婚将军由于考虑不周，也会说出类似的话来。

梅洛尔·斯图鲁阿在纪念《消息报》70周年时，也在发行量很大的《消息报记者报》上发表了文章。《消息报》的老同事们都说，在1959年，他是最富有想象力和最积极的记者之一。我们两人，即总编辑和文学编辑一起工作，毫不拘谨地跑到印版厂的拼版台前，换掉那些令人厌恶的公式化的标题。我们尽一切可能消除那些单调乏味和千篇一律的现象，以激发读者对报纸的兴趣。

有一次梅洛尔受编辑部的紧急委托在叶利谢耶夫商店买了四公斤黑鱼子，并在夜里把这四公斤鱼子送到舍列梅季耶沃，说服了英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使他同意把包裹送到伦敦。当我打电话请查理·卡普林将他的自传中的一章交我们第一个发表时，他要的正是这样的稿费。这本书很快就要出版发行，再过一星期这本书的一部分就要在《星期日时报》上发表。

卡普林说，在他的书出版时，他要举行大型招待会，鱼子到得正是时候。

当我们自己的驻英国记者弗拉基米尔·西波夫把一个大包裹送到一家宽大的宅邸时，卡普林对他说：“我都要发疯了。”包裹里装着《消息报》食堂的一口锅，里面装满了向一位卖冰淇淋的妇女要来的冰块，还有四公斤鱼子。“这些小伙子把我弄进了死胡同。”于是他把稿子交给了我们的记者。

查理·卡普林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我们的特派记者收到稿子后，坐下来拿起电话就开始翻

译起来。他口译，女速记员记录。他们翻译了书中最好的一段，足够登一整版。当天我们就把它发表了。读者们读到这篇很不寻常的材料时都很高兴。在按语中我们谈到这篇材料是怎样弄到的。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抢了西方报纸，特别是《星期日时报》的稿子。问题是这家报纸的主编不久前来过我们《消息报》。他很自负，他想让我们提高业务效率和机智灵巧、随机应变的能力。

当这位大名鼎鼎的编辑看到发表在《消息报》上的卡普林的书稿的片断时，他急忙给我们编辑部打电话，他要求我们允许他派记者常驻莫斯科。

顺便说一句，我们的会计也很高兴，发表这篇稿子没有花费一个戈比的外汇。1960年鱼子是22个卢布一公斤。我们没有弄清楚，在英国多少钱一公斤，大概要贵一些。

这段稍稍离题的话是必要的，目的是让大家更明白，为什么我要在下面引用梅洛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在《消息报记者报》上发表的东西。

我回想起编辑部的一次不眠之夜。事情发生在60年代初期。在一次讨论工作计划的短会上，总编辑谈出了他的不安心情。

他说，在苏共二十大后，报纸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时间在前进，我们却裹足不前。我们明天在出报之后开个会，讨论一下第二步的问题，邀请大家都参加。我们不限制时间，索妮娅会用火腿面包和茶水支援我们。

我们开始讨论怎样迈出第二步的问题。在我们发言时，几个女速记员来不及记下我们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